

宋元諸名公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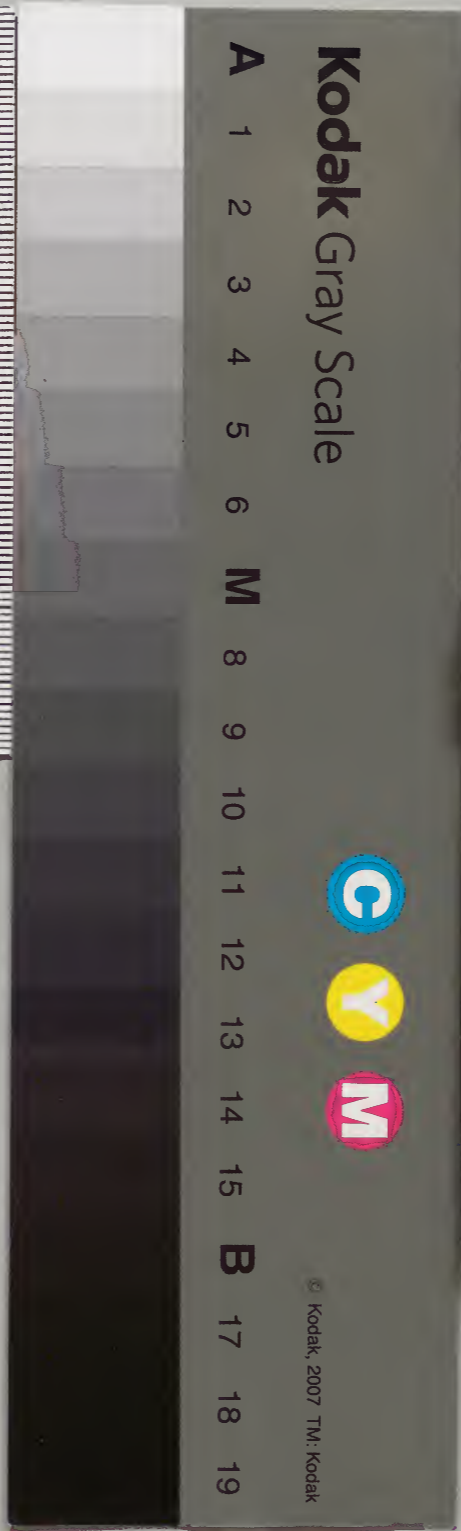
五

范文正公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三
四	〇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六	七	書	
函	五		
二	冊	號	類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5)		
函號	360	57	



懷堂評選

范文正公集

吳門周文甫受梓

范文正公

淺草文庫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寘府上書凡萬餘言後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

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

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及初
 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
 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
 待俄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
 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以進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
 以為宜修洛陽而問夷簡對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
 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臣恐今日亦有
 張禹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貶
 知饒州歐陽修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以書責之三人皆坐貶
 歷徙越州元昊反夏竦為陝西經略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
 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益論國家
 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
 知延州於是羗漢民相踵歸業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
 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

庸相可恨

身身不傳
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
羌嘗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闕人
馬爲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
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與
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蘆諸砦葛
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六千繇邠涇援之聞賊
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慶曆二年元昊請
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叅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手
詔又開天章閣召此○太○平○五○年○之○八○月○手○書○處○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初仲淹以忤

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及按察使出多
所舉劾人心不悅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警因與
樞密使富弼請行邊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
州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徙青州
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
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妻子衣食僅自克

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四子純祐純仁純

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祐

字天成方十歲能文章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學

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

諸生未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鉤

深摘隱得其才否繇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

未嘗違左右不應料策及仲淹以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

主簿又為司竹監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彞叟以蔭曆比部員外郎

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歷尚書右丞侍

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竝自內批勿繇三省進擬右相曾布乞

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不附已者

爾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

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當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

益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

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誣以事罷卒年六十七純粹

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為京東轉運使與蘇軾同建募役之

忠獻兩公諸子皆賢不徒官爵顯崇為盛德之報已也此亦有

宋極盛所種非一身一家之事特兩公足以當之耳知此者可以觀世

議復代元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元祐中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歷鄧州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久之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

范文正公集敘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較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

蘇軾序一

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
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
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
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
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談畝中。非仕
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
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
策。嘗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
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
天下。致太丘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
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
州軍州事蘇軾叙。

范文正公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鼎端調甫 評輯 弟葛 鼎安調甫全訂

集序

蘇子瞻一首

賦

明堂賦

今樂猶古樂賦

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議

答竊議

讀

楊文公寫真讚

序

皇儲資聖頌序

太清宮九詠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說春秋序

記

桐廬邵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書

奏上時務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制中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睽推官書

答趙元昊書

表

讓觀察使第一表

狀

代人奏乞王洙乞南京講書狀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碑

唐狄梁公碑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雜著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四德說

尺牘

與韓魏公

范文正公文集

○明堂賦

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於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太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辟廓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

明堂賦一

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華以三尺之盛赫赫周
堂制度景彰七造兮南北之廣九造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
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眈然太室儼乎中黃都
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
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
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桓桓焉聽政之
廟應宸而周軫橫橫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蔥蔥圓海兮泱
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墻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
域之景鑠朝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
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之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

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
也蓋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
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
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
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
之至仁浸灑灑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總天義
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後於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
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
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
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

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
 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修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
 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
 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彝介時分虎威夕
 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
 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閤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
 恭請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
 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
 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又大亨之辰上儀
 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
 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常之席奕奕而倫惟太
 室之位乃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斝離離玉幣莘莘牲
 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
 於是出齊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
 儀實相樂正收賓進俎豆之古謫羅奠簋之輪囷六樂成在統美乎列
 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太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
 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昇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
 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
 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
 待以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

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宸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旣旣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額弗違冕笄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祭祭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右二揖於上臣載拜於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此而覆盆賢曷惻而遺野於以盛名冠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闕馳陳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治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斲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

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飛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魏魏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正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於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於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乃連茹於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於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

殺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龐農而壽。吾何仁之有。舍哺而嬉。吾何力之為。但淵淵絲絲。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融融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天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純博渾穆。不沿襲諸家之論。可謂灼見大原。葛謫調。

禮記卷之六

今樂猶古樂賦

范冲淹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
 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神原夫惟孟子之
 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
 用洽於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地庶益在乎君臣交泰民物弦豐和
 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實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
 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
 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唯前聖之所能春誦夏弦寧
 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悅萬
 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雜自契伶倫之管五聲

禮記卷之六

今樂猶古樂賦

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遵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劣我咸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旨。何須注古。若然。則不做求舊。惟聞道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土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夫氏庶同樂。則古今何異。孟氏之尚。得公文而暢之。言端謂

○ ○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愛其身之親也。不如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莖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微仁義。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

近名論一

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勵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用世之論 葛端調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臣之職，不委以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為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推委臣下論一

注云制之。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

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

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

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

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

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

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

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

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

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關而明皇不知。一旦喪

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

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思出於下矣。如此則

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一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

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

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

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

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覲覲者

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諂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

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

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如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

推委臣下論二

十四

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目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業○勝而
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
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
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
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
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
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
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敕無得悞者○此又推
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致致於求賢○親
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備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

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人主親擇純賢○以居清要雄劇之任○是真去私謁○化朋黨之大端○然
欲親自擇賢○非召對從容○不拘內外○不分文武○亦何繇知天下士哉○
喜端調

○ ○ 答竊議

范仲淹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祖將斬李靖而怒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險。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繇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閒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

答竊議一

功蓋世。○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拔，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陞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誡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言，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

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位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勾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於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於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真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剛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真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

賅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大儒方畧之言。非書生所辦。焉能朝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楊文公寫真讚

范仲淹

楊公以武英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又為已任。縣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夫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我秋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反。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相。歸

楊文公寫真讚

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
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
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
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直
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儔為之神

似呂黎諸頌

葛端調

○皇儲資聖頌序

范仲淹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
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况
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仙源寶葉茂昌靈根善
周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
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
明尚周文之久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
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
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
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

物有戴天之安。金鏗凝明。人成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興。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而後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義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傳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後累藩。邱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視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避燭安危之報。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乾。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

蓋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愾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慨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言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於無盜責之於衣食。期於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克。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正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

皇諸資理頌序二



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盡○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
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繇○斯○道○也○天○意○人○事○章○乎○豈○符○識○而○後○著
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於○一○德○昔○陶○唐○氏
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矣○若
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
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此種文甚難下手此序不膚不穢頗似說命伊訓
葛端詞

○ 太清宫九詠序

范仲淹

誰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宫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
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細再生昇天檜皆附於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
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
仙之區其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祕破怪發
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
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
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
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
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簡潔有風霜肅穆之氣 葛端明

○ ○ 尹師魯河南集序

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柳耒揚本去鄭
 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
 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
 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摠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
 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
 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
 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
 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遠得歐陽永叔
 從而大振之繇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一年

尹師魯河南集序一

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登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絳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原日、貸公食錢於特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若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翼日注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嘆其精明如是、劉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必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合歐之墓誌、韓之墓表、觀之不獨知尹公之為人、且歎二君子之憫才重交、不以存歿異辭也、葛端調

○唐異詩序

范仲淹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
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
復神於墨妙一見而嘆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
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奇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
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絃乎處士二妙之外嘗於風雅撰
出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
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
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洞
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

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興。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此典。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悒悒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杞鄭衛之奏。責變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子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風肯爾雅。一去艱詭。葛端詞。

○說春秋序

范仲淹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進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
 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
 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江明之傳，頗多冰釋，而
 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譏者流，盛志於道，以天
 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汲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
 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
 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繇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
 與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簡淨之極。葛端調

范仲淹

說春秋序一

共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幄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
 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
 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壘之上。九衆方有為。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夫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僕貪
 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
 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滄滄。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

廿七

公成此記。末歌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旰江李觀泰伯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風字代之。公欣然命改。蓋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孟子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一言之易，遂關全首。此文固超軼絕代，而虛懷從善之誠，尤可想見。慨慕耳。萬端調。

○ 南京書院題名記

范仲淹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弦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責於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繇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曠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可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繇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

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訕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浚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玄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學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到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

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

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羣髦，或底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

威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人中，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

當又附此焉。

質處正可玩。萬瑞詞。

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

當○人○於○此○也○
天○下○氣○亦○無○窮○也○
此○日○人○中○
軒○堂○行○高○尚○不○比○地○
則○思○矣○
主○者○
風○也○
下○
也○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

范正公文集

岳陽樓記一

辟○漁○歌○牙○谷○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
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平○噫○激○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妙○處○在○臨○末○斷○遣○一○轉○語○
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樓○迂○齋

○邠州建學記

范仲淹

○邠○州○之○惠○莫○大○於○之○人○人○曷○嘗○而○之○哉○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昔○醇○而○
今○為○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
誠○教○有○所○禾○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又○所○繇○
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
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聖○謀○
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絲○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幽○城○守○
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
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地○
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

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
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歲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楹一百四十楹
廣厦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
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
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
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屯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
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朴音健筆非老手不能措此
葛瑞調

○○○奏上時務書

范冲淹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請閣明
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
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臣勉
忠藥后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
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
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
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謫未克果行臣請言
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
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

奏上時務書一

世

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又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

司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於右司馬，以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大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大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倂而無恥。咸

奏上時務書二

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有時威氣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
 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
 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
 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
 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
 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謹議與大臣論
 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
 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
 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
 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神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
 間板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
 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鼓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
 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
 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
 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
 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
 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
 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
 輔相之材多繇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遇居坊陌非
 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較讐之職或不繇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

奏上時務書三

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
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
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
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
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
未勸，然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
聞先王議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勳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
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隙，頽波千或。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
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大甚。此必前代君危臣懼之

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從，不踰數歲，例
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
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
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
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為
奔競。至有訟爭，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
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
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
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諂議
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

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欲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踐，憎必賞，有罪者雖夢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喜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總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

奏上時務書五

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墜，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諉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東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

奏上時務書六

廿七

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
如此則人皆繇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
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
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
言○

孫揚條達○緩切時事○不多援引經傳○以為高博○真大儒實心憂國之
文○件○件○皆○有○入○手○處○雖○中○主○亦○當○默○識○之○矣○萬端調

○上張右丞書

范仲淹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較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
秦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
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
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
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
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
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維右丞○維嶽終神○異我華
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有大節○歷心位○艱難備思
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願問沃於天

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於台宰那侯之間繫乎慘舒
君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矣而道不可不懷
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
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一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
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佐充四海之景福此
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
之階難為其升爾其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於民中識書
學寸為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志者可以奉上仁
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
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嘗人云一卷之書必

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其所以鷄鳴孜孜
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其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更於海隅葭莩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
利鉅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莫絕鳥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
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
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
矜其不肖以一言置於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貸
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
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
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

上張右丞書二

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於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平格易旨自見大家。舊端調。

○○○上執政書

范仲淹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月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
參政侍郎參政給事其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
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其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
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不對一盛饌
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
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
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在四海生靈長
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
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

俟其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其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濟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其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其衰也。亦周漢。馬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素。數百年。絲今相府致君之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叅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

范正公集
上說政書二
四

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元而正。入無依。故維持紀綱。以迄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哀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狗已。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以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蕩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

不其亂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繇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詳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糺。縱胥徒之姦剋。寵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其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

乏愆於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庭避
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莽之自弊而春
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墜冰至繇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
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賦致罪者數人
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
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
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於今六載
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
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四方豈同常務可
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注還之禮仍翼日首塗以禁請
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
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
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
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
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
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
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
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易蕘為嫌而罷之
天下幸甚幸甚其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
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

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觀天。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其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餓。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仰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其謂穀帛之貴。繇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繇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其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况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繇。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去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

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肯在存活。若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
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
之一也。又諸道巡簡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
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其觀之。自京
西。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簡。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擒無
劫。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
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
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
功未廣。既已開道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
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總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

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
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
制度。使珠玉寡用。絳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朝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
作。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
播藝之家。古皆替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
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
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
書丁寧。復游散之派。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
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



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士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勿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禎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而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同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亦乏人亦何道以嗣之其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寧于慎選舉之方則改無虛授故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慮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於八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

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於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於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絲哩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繇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已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較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鼓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

夫庠序之興。錄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中其墜典。必有國士。總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今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左辱。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謫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而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人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歲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其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邊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劬。邊

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因○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
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劔○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虛○深○入○
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
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鷲○而○未○戰○聞○名○之○將○注○
注○哀○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
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謫○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
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乏○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
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於○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
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篑○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
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閒○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

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
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
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
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
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
有○言○焉○今○將○家○子○弟○愚○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
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
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

異日安邊多可托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
 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
 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
 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
 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
 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
 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
 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
 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
 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
 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
 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友舜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
 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
 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
 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威
 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
 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盛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浙藝
 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
 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

此先王之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論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祿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歛，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糞五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達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獎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於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也。官直云借塗，相與匿，天下受獎，職此之繇。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於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

廢序之人塞於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
 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
 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
 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網紀。風教之戶牖。
 或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愷切至矣規剝。林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
 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
 使未平。網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
 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后勅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
 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
 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
 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而姦
 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
 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
 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觀明盛。如子得母。縱有
 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
 征伐四方。動如山。歷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
 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
 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
 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
 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

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
 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
 相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
 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
 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
 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於心弗修於
 政漸盈於禍漸絕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繇歷數
 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
 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爾黜
 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

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於行
 事人焉屢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去之
 時上懼失祿不查親今也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
 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
 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
 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繇之皇朝龍興典
 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
 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
 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
 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

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
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
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
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絕、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且必兩宮之意乎、
僅相府疑其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終喪之後、為
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哉。進逆耳之
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心、戚而忘
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
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策、
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
史臣、收於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
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
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以書中慎擇令長育將才實邊備三事尤切中今日當事者可不深
省詳覽以為進告吾君吾相之助乎。葛端調

○○○上資政晏侍郎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問下、某近者
 伏蒙召問、會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其嘗辱不次之舉、矧公
 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遠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
 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
 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
 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築后
 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
 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然不辨、則恐
 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

上資政侍郎書一

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其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其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歲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謗芟采謠○訛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其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訛○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顛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

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繇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夔○紘○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况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迨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

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其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鈞。仲尼誅侏儒。以筆力有建安

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蘭相如奪。薛於強鄰。諸葛亮邀王於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辭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所不奇也。其患好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取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上。占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其患邀之未至爾。其龍此段可以發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知

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采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其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其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獲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其無功而食。則為天之填為民之。騰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其今職在較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其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

上晏侍郎書三

無既濟之食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
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
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
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
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
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為頌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
隱其害下胃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
也其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
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
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

言○至○論○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必○者
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
此○政○教○大○利○也○其○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胸○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
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其○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
斯○言○有○罪○必○有○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
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
膏○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
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
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
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

上晏侍部書四

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生○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
不○相○洽○樂○三○公○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其○謂○禮○樂○等○數○治○革○可○移○帝○
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其○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
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君○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
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
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其○天○拙○之○効○
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
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其○之○
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
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一○黨○

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
時○其○後○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
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
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
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
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
患○自○起○大○亂○之○下○凶○然○可○避○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
得○乎○允○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
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其○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
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其○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

上晏侍郎書五

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其之辭求其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其整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其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然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其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其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其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吐戰懼之至不宣其再拜 ○理明氣昌精決沉快此誠大儒不動心之驗非僅僅作爽口文字觀也 為端調

○上時相議制舉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日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贖而言之夫美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夫失之鑿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鑿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



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作願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其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勳。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上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難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編之。各使盡其心。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成有一德。斯之謂

矣。顧相府為此一舉，僅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適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乎王庭矣。何患俊人不克，風化不興乎？敕文之獎，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其再拜。

取士祇以備國家之器用耳。議論開心見誠，銖銖正文體。維士習者，無異夏蟲之見矣。
葛端調

○○與歐靜書

范仲淹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滕從事于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謗榮，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於今，寃之。儻亦以典為名，躋於唐

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女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剛有矣。然近代以來暨於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今詔誥宣敕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久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筆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其

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書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敘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其再拜。

只一意序去自有層折有含蘊。葛瑞詞

○與周駿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册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册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既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

○與周駿推官書

范仲淹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册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册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既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

與周駿推官書一

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蓋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於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敢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

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一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為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躐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二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秀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筆力老健。一去伏挽之迹。絕無文士之態。葛端調。

林書野意林公覽望入之百以日星之部師師贊其發對來者不煩
辭豈美言爾五學北而對者乎非固存而端而林其聖要乎周又蘇學
文一息其系傾何心姑並是無不難而卒臣茲繁林葉之云不意若
之文能非三外之工必委我之失即此無憂者之公與二百羊無備之
世陳林爾之典豈不勤哉之公平破百對長之公限不當以餘然諸儒
而白繁下而此而白報一異端不知煥明此非專入也且為對乎如其

○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三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
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
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
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
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塗炭各
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
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
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
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

答趙元昊書一

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
 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
 乃不殺而還詞局寬舒乃為有伴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舍容之若此乎省
 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
 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
 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好過接天子遣其經度西事而
 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其拜手稽首敢不
 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
 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
 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
 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其料大王必以
 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后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
 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
 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
 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主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
 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考百世昔在唐
 末天下恟恟羣雄吃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

答趙元昊書二

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祥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繇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相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受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其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

於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顛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本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



王○目○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
之○討○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
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
伊○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疢○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
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
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
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
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
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關○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
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
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
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
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
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殺○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
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馳○
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待○而○

息哉。其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宜其再拜。有體有詞，良可法式。 葛端調

○讓觀察使第一表

范仲淹

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即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略安撫副使。

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
部署兼領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
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
內朝之職。每睹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
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
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
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為
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
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
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

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
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
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兩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
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
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
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糲。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麤糲。經
逾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
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
同其憂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
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繇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

范文正公集

議觀察使第一表二

七一

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鬻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絲斯以往。必敗

乃事寧不貽一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祕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續於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於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不才。非將相之才。置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

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立
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
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
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隨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
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
辭之也伏望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
內朝近臣絳畧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
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
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
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

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
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
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
之罪以聽於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
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唯天鑒衷
之臣無任云云
以館閣為戎帥誠為盛典公之慷慨將為後來者激功地也此舉凡三
上表乃得請茲錄其一 葛端誦

范仲淹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范仲淹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
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
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
移風易俗之善故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
古方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
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
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十年御
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
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

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
雅詞和致○萬端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舉歐陽脩充經畧掌書記狀

范仲淹

方臣叨膺聖寄克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
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
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
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脩不可文學
才識為衆所伏注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於搢紳
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
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
臣切於集事不○之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
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與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之私若不

范文正公集

舉歐陽脩狀一

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云
此奏入歐公辭不赴尋召入知制誥葛端調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范仲淹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人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脩之為○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州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迨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州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州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州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州澤中未見其比○非

范仲淹集

薦李觀等狀一

七六

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秦伯只是經術用世之學。故諸經之中、尤長於禮。其文狀中辨博明達四字評盡。葛端調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狄、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於後、弗忘其親之深、於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諸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於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

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
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
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
善才得恕死於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
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姑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
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簡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
惟夏禹泰伯季子伍負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於嗟
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絕之碑及遷
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

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
定波成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救貸之派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於嗟乎
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
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
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脅逆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
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尤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於嗟乎孟
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名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

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
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於嗟乎陷穽之中不
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
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
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
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
殺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於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
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申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
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一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
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
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
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
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
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
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
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
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

神寵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詵親，子與姪親，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於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之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召拜荆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

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於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乃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其耿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凶，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公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

漢文王...

世發肅萬年垂光。意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

前裁史傳專以歌體為法絕佳。葛端調下。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

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

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其孰能當。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采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政臺憲為郎官判益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於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於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埽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嘆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

范仲淹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采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政臺憲為郎官判益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於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於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埽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嘆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

漢文王...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一

八二

子二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楮紳生宜樂斯
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業而終於
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寄意極深遠動入感慨歐公五代史一行傳意亦如此葛端調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啟
秉鈞之猷尚圖今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克乎天地誠明之際無
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
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
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初秀
闕闕令嗣奉允集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
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董而有文鴻亦漸
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持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

范仲淹

朱從道名述一

八三

曰復之庶。左右于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繇道之謂也。臣則繇乎忠。子則繇乎孝。行已繇乎禮。制事繇乎義。保民繇乎信。待物繇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喜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王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於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歆畝名不登。縉紳之議。曰弗

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其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首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較。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威德乎。朱生振迹於威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詞格嚴整。字字深鍊。 葛端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

〇〇四德說

范仲淹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

四德說一

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騶虞為得食鷄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初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

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跋踵而勒行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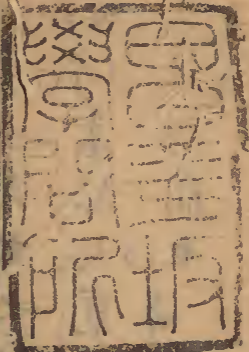
語格體調極似文中子 葛端調

其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
永祚作誌足見大君子金后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
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
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
與永祚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
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
如何幸恕而寬之
敏得簡至 葛端調

與韓魏公書

范仲淹

其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
永祚作誌足見大君子金后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
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
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
與永祚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
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
如何幸恕而寬之
敏得簡至 葛端調



漢本林。其。自。可。解。林。今。即。公。浴。二。傳。亦。交。而。致。於。其。一。也。
 能。之。備。立。書。其。善。林。及。備。其。林。而。轉。亦。不。可。忽。也。論。之。其。於。燕。幾。用。公。
 直。益。盡。其。意。然。故。以。之。傳。味。而。春。消。新。又。少。與。之。能。盡。其。其。行。事。故。眾。
 亦。林。其。意。見。大。其。于。金。以。其。心。對。也。昔。全。家。其。昔。須。盡。始。不。能。願。願。
 其。再。拜。火。蒙。其。願。手。錄。以。之。傳。其。對。而。著。其。水。未。靜。更。飲。都。切。然。然。道。
 與。韓。公。書。

漢中書

